

風興魂靈



貴州大學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附錄

卷七

月亮的歌聲

李商隱詩集卷七

附錄

卷八

李商隱詩集卷八

李商隱詩集

李商隱

李商隱

李商隱

李商隱

吴若海诗文选——抒情短诗卷

灵魂与风

吴若海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吴若海诗文选 / 吴若海著. -- 贵阳 :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81126-427-2

I. ①吴... II. ①吴... III. ①诗集 - 中国 - 当代②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46145号

吴若海诗文选

灵魂与风

封面题字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出版发行

胡世鹏
王璐
陈艺
贵州大学出版社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书 号
定 价

贵州必兴印务有限公司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12.5
120千
2012年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978-7-81126-427-2
82.00元 (全三册)



我与世界共同享有这片宁静（2011年10月摄于金阳观山湖）。

守本开新的个体诗学

吴若海的诗性创造

张嘉谚

A

试问当代中国诗坛，有人听说过吴若海是谁么？想来绝大多数人会摇头。此刻，这位诗人一下子出版三部诗集。终于可以让世人稍稍知晓一种非同寻常的创作实力了。

面对吴若海的三大块诗写实绩：长诗、散文诗、抒情短诗，我们究竟该如何看这一“现象”呢？

B

仗着与若海差不多有三十年断断续续的交往，以笔者粗疏的了解，也许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1. 吴若海的诗歌作品，不仅具有相当的审美阅读趣味，更重要的是具有毋庸置疑的学术研究价值；
2. 吴若海的诗歌创作，不仅是当今中国诗歌版图上的特殊

现象，也将在中国诗歌（主要是白话诗歌）发展史上留下其特殊的印记——这里主要指他的长诗创造和散文诗组的创作：

3. 吴若海的诗学创造，始终坚守了一个现代士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自由精神、文化良知与话语责任等珍宝品格，不屈从威权的势导而写作，不从顺从金钱的诱惑而写作，不为媚俗的媒体炒作而写作，不迎合俗众的喧嚣而写作，不作凑合主流诗潮的写作，不搞急功近利的写作。总而言之，吴若海的诗性创造，就是不在乎世俗名声，不计较世俗利害得失的写作。

4. 在实际生活中，吴若海似乎没有区分地与任何人交往。任性自在地感受和体验近几十年中国千年未有的沧桑巨变；他以洒脱不羁的放达情怀，周旋于三教九流之中；他的喜怒哀乐，全然与俗世人生混同。

5. 然而在精神创造视野中，一般人思考的问题他不考虑，一般人热眼的人物他不关注，一般人热衷的事情他却拉开了距离。

C

当今中国诗坛，无数零散的碎片写作拥挤着闹嚷着，能作光点闪烁已殊为不易，成为斑斓的光影已可自豪，少有能独立支撑演出整场大剧的。人们面对一片繁杂的联缀聚合，

找不到其间的有机序列性，找不到内在结构的有序性。这样的众声喧哗好似拥挤的沙石叽叽喳喳，因其构成无序，结构松散，可以任意切分，一经打散便势单力薄，支离破碎不堪一击。这样热闹的纷杂，永远吵吵嚷嚷自娱自乐，却与坚实的存在不搭界，它们只能作为伟大诗歌现象的生动布景，其自生自灭毋庸置疑。

然而吴若海诗歌却是当今中国诗坛的一个异数，犹如在模糊闪烁的星云之外一个暗星体兀然运行。因此，要给吴若海诗歌定位，“之外”两字足矣。他的长诗在当下中国诗人追求的长诗之外，他的散文诗在当今中国散文诗喧嚣的浮薄之外，他的抒情短诗在中国当前众多诗人的表现之外……在视而不见中缄默，迎着急功近利逆行。他人争论不休的东西不足为奇，人们意识不到的东西他天然拥有；众皆支离破碎而它是完形的整体。它超越了一切，因为它自身就是一切。他以诗性美学的个体修为上完成了整体呈现，并使之成为衡量当今中国诗歌创作实绩的标记之一。

在“之外”自成一体的吴若海诗歌精神，尽管隐而未显，却不会妨碍其自成景观的独特性。重要的是，吴若海的诗性精神拥有巨大的独创性和永恒性的要素；当忘川之水汹涌而来以虚无的浪涛激烈冲刷杂草丛生，无情扫荡沙砾遍地的诗场，它已经使自身具备了坚韧的抵抗力与耐受力。

D

读吴若海的诗，我们会感到一种浩瀚的精神，仿佛一团气象万千的精神生命体在运动演绎。仅看吴若海诗歌中常见的语词：大海、天空、广漠、旷野、上帝、世界、宇宙、时间、空间、死亡、永恒、大自然、星河、太阳之子等等，差不多都有形而上的特质；与之相匹配的，则是表现原始的词汇，如太初、鸿蒙、蛮荒、悍猛、剽悍；或富有巨大冲击性的景象描绘：汹涌、横溢、澎湃、喷涌、弥漫、浩瀚、狂飚等等；与饱含极端情状的心态描摹：冥想、疯狂、孤独、忧郁、忧伤、狂暴、浩叹、饕餮、蛮横等等。我们会感到某种非同寻常的意趣。这些语词，表明有一种浩荡的情思向吴若海诗歌贯注。当然，仅仅从语词上看是远远不够的，何况这里提供的语词系列尚未包括吴若海诗歌另一面的温婉轻灵。

他的诗有一些写得云淡风轻，乃至直逼青空一片空灵；例如《倾听与随想》的诗性世界，俨然类乎于古希腊“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的艺术胜景，显示给我们那样一种喧响的净境，单纯而又灵透；恍如置身于星空的明朗晃耀，那里似乎无路可走又似乎随处闪烁着引人入胜的幽径。而有些诗却是深渊，仿佛深不可测的陷阱。他早期的散文诗《在痛苦的园中》已经透露出如此的些许端倪。

对事物的透视，往往繁杂不如单纯。正如浩瀚无际的宇

宙星云太极图，尽管气象万千，其发端与归宿无非一个点，再生发为隐性之“阴”与显性之“阳”两个“鱼眼”的发动和凝聚。因此，要进入吴若海的诗性世界，若是通过一个语词，或许可以选择“灵悟”，而要通过两个“亮点”或找到两个“眼位”，也许没有比“人性”与“神性”更恰当的了。若要一窥其诗性世界的奥秘，通过作品阅读是更体贴的选择。笔者会推荐《巨儒》与《月光的深度》这两首诗，犹如“阴极”与“阳极”两端显示整体风貌，简要把握吴若海的诗性世界特点，不妨首先抓住这两首诗读进去。

仅从其文本显示的风彩看，《巨儒》体现了壮盛豪迈的雄浑，《月光的深度》则呈现出优雅轻灵的温润。其诗质的一阳一阴，正是这位诗人两极呈现的诗性；两种诗质反向相合统于一体，我们不难体味其相反相成的阴阳互补性；体味两诗情调相连，你中有我（阴中有阳），我中亦有你（阳中有阴）的阴阳互根性。其雄豪张大的诗境忽而转向轻灵，如“那横绝万世的流浪 展开我 火是点点滴滴的箴言”；其轻柔和缓的诗情会转向浩荡，有如温柔如梦的月光像怒号大地的狮子汹涌激情、如同大海一般弥漫黑夜。这其中透露的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中生阳、阳中生阴；阴极转阳、阳极转阴种种意趣，形成既有诗性拉力又有诗性张力的诗性肌理，它们与吴若海的诗性世界彼此应和，对待互补、对应渗透，形成有机整一体的和谐共振。其各别包含种种微细的诗性因子和其他元素的交

织，还须进一步深入寻味。由此阅读，大致可以寻迹吴若海诗性表现的生命活性，窥逾其人生哲学与宇宙宗教的精神风景。

以飞扬的诗性想象和深邃的哲学理性展开双翼，升腾而起投向宗教精神浩瀚无垠的远空，形成了若海诗性精神的基本品格。

E

在这里，笔者试图探讨一种特异的诗学现象，姑且以“个体诗学”名之。

顾名思义，“个人”说不上“个体”，“诗歌”不等于“诗学”，前者多半结伙成群，一般难以独立，且常常落于细碎；后者通常视野宏阔，特立独行，饱满、自在、强大，是绝然的独唱者或领唱者。

进一步说，“个体诗歌”不是“个体诗学”，“个人诗学”也不是“个体诗学”，个体诗学是宏阔的，饱满的，个人诗学不免窄面单薄。

本文不准备过多地讨论“个体诗学”与“个人诗学”的区分，我想指出一个根本性区别就足够了，那就是，有没有哲学思想与宗教精神成为诗学架构密不可分的背景并与之互文映照？

要描述“个体诗学”，当然不仅是概念，既然别的诗学理论不足以阐明“这一个”独立自存的“个体诗学现象”，

那么从理论上，就应当有一个为其“贴身定做”的阐释系统。这就是说，“个体诗学”的描述只属于“个体诗学”拥有者本人，放在任何他者身上都不合适。

这似乎印证了诗人黄翔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说法：当代艺术（包含诗）正从多数人走向少数人，甚至走向个人。这也符合现代多元并起的格局；特别是进入网络时代，个体作为“独体单元”终于在万象纷扰的网状图景上开始凸现出来。

当然，作为“独体单元”的“体”应当是相当严格的界定，他须得拥有揽括各种文化流脉的融汇力，整合众多思想的建构力，更要有前空千古的创造力。这种融汇构建与创造包括：1. 天赋异秉；2. 学识宏富；3. 精力旺盛饱满；4. 创造欲特强；5. 整体或总体呈现的成果形成或趋向成型。

这样的人将是新时代的巨子。

我不能说吴若海已经是这样的巨子，但我期望吴若海成为这样的巨子。

因此，“个体诗学”的拥有者决然不是我们习见的诗歌史或者诗潮史中的各路“标记性”诗人，像当代诗人中的食指、北岛、杨炼、顾城、海子、韩东、于坚、伊沙、安琪、臧棣、沈浩波、典裘沽酒等等。“标记性”诗人通常是时潮中以“名”噪世的“显态”性现象，“个体诗学”拥有者多半至今尚在不为人知的状态下独自存在，仿佛一颗颗暗星体在闪烁闪烁的星河中径自运行。它既在潮流之中，又置身于潮流之外，

永远不为时潮所动，但总有根须伸入时潮流水，总有枝叶伸向弥漫的时风，吮吸到它所需要的各种养分。因而，时潮诗学的某些显著特征亦为“个体诗学”者具有，其包容性中不乏多种时潮诗学要素。由此，以时潮诗学的阅读眼光借助时潮的诗学概念，也能进入“个体诗学”作管中窥豹式解读，但要全面深入完整地把握“个体诗学现象”，似乎应当提出另一套独特的概念系统。笔者在评说诗人黄翔时，曾援引过美国作家索尔·贝娄一个说法：“**奇特的创造需要奇特的理论，奇特的理论只适于一个人。**”

F

将吴若海诗歌现象列入中国当下文化语境中的“个体诗学”范围考察，笔者姑且指称为“守本开新的个体诗学”。

守本，是坚持本土根性的文化学术思想传承；

开新，是吸纳时潮与外域文化精神信息而自铸新境，开辟出种种诗性表现的新路径。

G

当今诗坛一些所谓先锋诗人或诗歌流派，动辄打倒前辈权威，对前人的成果一概PASS。这就是当今中国诗人难以成大器的基本原因，每一拨都将前人推倒重来，脚底没有垫脚

的底座，就永远别想高度，更别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

恰恰在这点上，吴若海与他们区别开来。他的“守本”，表现在他既有过人的智商与艺术天赋，博闻强记非比常人；又有非常际遇的求学经历，以至于初中时就因研读《史记》、《老子》、《庄子》等精通中国古文，高中时更饱览中外文化学术精典，又曾拜师贵州当代诗词大家王萼华先生，认真研习古诗词数年；大学时独得国学大师李晔先生、蒋希文先生真传，通晓了训诂学与音韵学、文字学等等，因而国学功底真实不虚。现今他搞国学讲座，皆成竹在胸，不用讲稿而滔滔不绝。尽管如此，他始终尊重前圣先贤，敬重传统经典。因而能将古往今来的文化学术精粹聚于一身。

他的古文创作堪称一绝，在其自费出版的《南岗选集》里，人们看到他写出的各类古文体例皆备，不仅中规中矩，亦常独出机杼，变生波澜。在其新浪博客“废文堂”上，人们会读到他的近作《英雄赋》、《美酒赋》等，皆境象奇特，一扫常见俗笔。

要说诗歌创作，吴若海更是古诗词与白话诗两者精通，赫然直逼大家之境。

他的古诗词气势沉雄，境界高远。按照通例，古诗文作到他这个份上，多半泥古不化，对新诗不屑一顾；即使偶有摆弄新诗的，又很难跳出古诗词格调。独见吴若海例外，他一出手写新诗就抛开了古诗约束，全然是白话诗的活泼与自在。而

他接受的新诗影响更加不同凡响，是他与当今中国的大诗人黄翔交往频繁，虽然黄翔从不向青年人出示他的诗歌新作，但黄翔浑身充满诗性精神那种强烈的诗性磁场对当时围绕他的那一批青年诗人的强大影响显而易见，其中，应该说吴若海写诗的天赋类型与黄翔最为接近，实际上他也是最受黄翔看重的。

H

吴若海的开新，表现在其注重诗学的创造性。

吴若海以他超拔的领悟力，不止一次谈到歌德与杜甫对各种诗体形式的表现都堪称上乘，同时还能随意创造新的诗体形式。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似乎也在暗暗追求类似表现。无论是长诗还是短制的抒情小诗乃至散文诗写作，它们都因其着意运思而显出体式上的各不相同。

吴若海一开始诗歌创作，就有意以创造性的努力带给新诗突破性的质地。甚至于他没有收入长诗选的处女作《城市交响曲》中也有“小小的突破”——

首先，这首长诗由多种形式组成（包括古老的歌行体，维吉尔式的牧歌体，正统的四行体，严格的十四行体，粗浅的民歌体，幼稚的儿歌体，惠特曼式的自由体，肯明斯式的现代体，自制的十行体，由情感、意象、思想、场景构成的

超诗歌体共十种体裁)。其次,这首长诗既不属于传统的抒情诗,也不属于传统的叙事诗,它既不完全是在抒发我个人的感情,也不完全是在叙述哪一个故事,它是作品中那四个人物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情感。再次,传统的长诗的献词每每置于篇首,或献给亲朋,或献给情人,且与作品的内容无关;我这首长诗有两篇献词,都属于长诗的部分,是献给作品中的人物的。

而在吴若海的近作《音乐的身体》中,十来首“歌”的摇曳多姿,其对中国现代新诗十六行体的全新创制,可说极尽变化之能事。

可见,独创性是如何为吴若海注重,并贯穿了他诗性创造的始终。

长诗《梦幻交响曲》、《倾听与随想》、《音乐的身体》;散文诗《在痛苦的园中》、《微尘·世界》;组诗或诗组《庄严祭坛》、《月光的深度》等等,都是形态各别的诗性结晶,无可复制,它们各自矗立又相互照耀,聚合为一个更大的整体,朝向一条全然独创的道路走去。

I

真正的艺术品是艺术家的心灵远离现实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只消读一读《音乐的身体》就够了,本来在他的诗中(哪

怕是长诗)很难见到的生活场景虽然一幕接一幕地出现,却被大大地虚化,诗人吴若海对于描写实际生活细节与现世场景似乎并无多大兴趣,他的使命是叩问永恒,探询生命的形而上秘密。其诗性世界与现实生活的距离相当辽远,它寻求的境界超尘拔俗,它书写的形象(例如所谓“纵火者”、“强奸者”等等,与现世生活中人们惯常目击的形象毫无二致。特别是其长诗的写作,无论是早期的《梦幻交响曲》还是近期的《倾听与随想》,它似乎并非是为今天的人们而写的,它压根儿就和现世人生不发生联系。《梦幻交响曲》在当时就遭到掩埋,到了今天与人们的阅读距离依然遥远,似乎昭示了天才创造的某种宿命;《倾听与随想》径自超然于流行风气与世俗美学趣味,以另一个时空的存在独立自在诗性家园,他似乎总是在凝视宇宙生命的真相,他的哲学思考已经认定,宇宙世界的秩序是“统一于万物精神的和谐。”他的诗歌向我们泄露的是宇宙生命的信息,人们须仰望或细加凝视才可略窥一点儿气象非凡的神秘。

在吴若海的诗性世界里,住着两位主人:“人性”与“神性”。主角虽是两个,面孔却变化多端。它常与读者劈面相遇,读者却未必认识。我们要进入这个诗性世界,就非得去见识这两位主人。不管是否真的窥见它们的形影或是对它们有所凝视,或者作过无声的默语交谈,都是一种幸运。其实它们早已不停地关注我们,只要我们的身心能够与之无

碍认同，它们即是我们自己。

任时潮诗歌层出不穷地语言翻新，任诗歌流行趣味不断变化，吴若海的诗歌创作在语言表现上始终不为所动，并始终坚守自己的审美趣味、诗学理想、哲学关照与宗教精神。

J

现在我不禁要问，吴若海这样一种个体诗学现象的秘密，究竟在哪儿呢？

一是有其中国古圣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精神的自觉承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一种文化人格的责任意识，令其始终不屈不挠地要独立体现并敢于独自承担中国自由人文知识分子的特殊使命；

二是承接久远浑厚的中外历史文化传统，亘古至今的人类精神传承；

三是他自身先天具备超强的智力、精力、体力与艺术感受力、表现力、语言领悟力等等过人天赋。

这就决定了吴若海作为特殊个体的创造性选择。道不远人，个人作为载体，既可以让“道”显形于世，也可能让道隐没不彰。这在当今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已显现得历历分明。一彰显一遮蔽，这两条道路都不乏现代士子去选择，两者结果定然是判然有别！吴若海所选择的，决然是独立自由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道义。并由此形成吴若海诗歌现象寻求终极关怀的诗性美